



鲥鱼诗话

□ 周游

“鱼品以鲥鱼为俊。”(甘熙《白下琐言》)鲥鱼,又称时鱼、三来和三黎等。它是江海洄游型鱼类,“初夏时有,余月则无,故名”(宁原《食鉴本草》)。

宋代苏轼曾经极言鲥鱼味美:芽姜紫醋炙银鱼,雪碗擎来二尺余。

尚有桃花春气在,此中风味胜莼鲈。

(《鲥鱼》)

鲥鱼以每年的清明至端午节期间最为肥美。鲥鱼鳞下多脂肪,生殖后体瘦味差,故民间有“来鲥去鲞”之说。

清代谢塘曾经盛赞鲥鱼形美:网得西施国色真,诗云南国佳佳人。

朝潮扑岸鳞浮玉,夜月寒光尾掉银。

长恨黄梅催盛夏,难寻白雪继阳春。

维其时矣文无赘,旨酒端宜式燕宾。

(《鲥鱼》)

鲥鱼箭头燕尾,背窄略呈苍色,腹宽嫩如羊脂,通体银鳞闪光,滑润如玉,俨如南国绝色佳人西施。

“鲥鱼尤吴人所珍。”(陆容《菽园杂记》)鲥鱼在长江、浙江、赣江和珠江均有出产,是著名的“长江三鲜”之一,尤以扬州和镇江鲥鱼最为出名。到了宋代,关于捕食鲥鱼的文字渐多。高邮籍诗人陈造《早夏》诗云:“鲥鱼入市河豚罢,已破江南打麦天。”丹徒籍诗人刁约《怀京口故居》诗云:“鲚鲥美味供春网,柑橘清香寄夜航。”鲥鱼真正成为扬州名饌,大抵始于元代。元代萨都刺在《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》中描写过用扬州酒就鲥鱼鲙的情景,不仅点赞了“鲥鱼味肥”,而且还夸“扬州酒美天下无”。作为“海归”,“鲥鱼每年立夏前后从海洋进入钱塘江,上溯至富春江桐庐县排门山、子陵滩一带产卵,产后归海,其名取自来去有定时之意”(《桐庐县志》)。尽管如此,浙江鲥鱼,远远不及扬州和镇江鲥鱼名贵,但是也曾因郭沫若诗句“鲥鱼时已过,齿颊有余香”(《溯钱塘江》)而驰名全国。

打鲥鱼,供上用。

船头密网犹未下,官长已鞴驽马送。

樱桃入市笋味好,今岁鲥鱼偏不早。

观者倏忽颜色欢,玉鳞跃出江中澜。

天边举匕久相迟,冰填箸护付飞骑。

金台铁瓮路三千,却限时辰二十二。

“金台”即指北京,铁瓮即今镇江。由此可见,当时鲥鱼是以镇江所产最为名贵。

扬州盐商自然近水楼台先得鱼,尤其富可敌国的“扬州二马”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更是爱食鲥鱼。乾隆年间,每到“江南鲜笋趁鲥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”(郑板桥《竹笋》),二马兄弟都会邀请厉鹗、王藻、陈章、闵华、陆钟辉

和张四科等文人雅士上船游玩,张网于扬子江,捕得鲥鱼,旋即操刀治具,烹于釜中,划船回归,鱼熟味香,正好品味。有《食鲥鱼联句》为证,诗云:

新鲜来四月(马曰琯),节物数江皋。

风借东方便(厉鹗),潮乘上信豪。

郭公啼雨早(王藻),椽子著花高。

截水千丝网(马曰琯),缘流几叶舫。

苍黄惜鳞鬣(陈章),咫尺失波涛。

围囿伤同队(闵华),嗚嗚憫尔曹。

脊横堆翠钿(陆钟辉),尾帖卧银刀。

得隽渔人喜(张四科),居奇市价操。

沙头贯杨柳(马曰琯),街口伴櫻桃。

俊味河豚媿(厉鹗),芳腴石首逃。

团脐嘲稻蟹(王藻),犴殼賤车螯。

指动何妨染(马曰琯),涎流詎厌餐。

渊材谈误恨(陈章),孙劭韵深褒。

去乙砧初斫(闵华),调辛釜乍燎。

煮宜加获笋(陆钟辉),和不用间蒿。

饱食仍萧瑟(张四科),尝新漫郁陶。

贡曾同岭荔(马曰琯),荐更重溪毛。

因珍百金贖(厉鹗),还停一骑劳。

此乡真独擅(王藻),作客屡曾叨。

致远如藏杭(陈章),封题每借糟。

烂应愁内渍(马曰琯),薨只享残膏。

腹负诚为累(闵华),身谋任所遭。

抚时将竞渡(陆钟辉),按酒共离骚。

剪烛西堂夜(张四科),争拈险语麈(马曰琯)。

他们七嘴八舌地吟咏了捕鲥、治鲥、烹鲥和品鲥的乐趣。值得一提的是,二马兄弟亦贾亦儒,慷慨好客,适馆授餐,终无倦色,营造出了清代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。

尽管如此,马曰琯也曾美食疲劳,且有《鲥鱼》诗云:“风味可人情思减,年来说食已相忘。”不过,曹寅有首《鲥鱼》大唱赞歌,而且注云:“鲥初至者名头膘,次名樱桃红。予向充贡使,今停罢十年矣。”我非常自豪,三十年前吃过几条鲥鱼,但是“于今绝矣”(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),恰如嵇康所弹《广陵散》也!

听“胡荽”这名称很不顺耳,便将它改成“原荽”。“原荽”最终又演化为芫荽。

芫荽有一个俗名曰香菜。“何处芫荽扑鼻香,晨风阵阵诱饥肠。但能采得三分味,解我馋虫不剩汤。”这首诗把此物香气浓烈的特点写到了极致。芫荽这么香,故常用来提味,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鲑鱼头烧豆腐汤再好吃再好喝,总能闻到一点点腥气。如果在汤里漂几根芫荽,腥气则荡然无存。

高邮人善用芫荽来提味,拌茶干加芫荽,拌凉粉加芫荽,拌素鸡加芫荽,拌胡萝卜加芫荽,拌黑木耳加芫荽,拌花生米加芫荽;各种卤菜加芫荽,荤汤加芫荽,甚至下面条也加芫荽。真是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

我最喜欢吃火锅的时候,在调料里和一点切碎的芫荽。有了这种调料,火锅越吃越有味。

对我而言,待在桑地里最开心的事就数摘桑葚了。成熟的桑葚呈现黑紫色,咬一口松软无比,让人口中生津,鲜甜不已。还有一些没熟的桑葚,吃在嘴里有些酸,味道就跟青梅差不多。熟透的桑葚很多时候常会落了一地,脚下一踩汁水爆浆,让人感到可惜。庆幸的是,总有不知名的鸟儿帮忙消化一串串桑果。

如今,农村里栽种桑树的不多,桑葚自然也成了稀罕物,市面上的价格更是不菲。我常怀念那年桑葚吃到撑,以及妈妈年轻的情影徜徉于桑林的时光……

芫荽

□ 朱桂明

他之说,我嫌了两根再尝,还真是那么一回事:好吃多了,难以适应的气味竟变成了一缕缕诱人的清香。

芫荽还有一种吃法,就是去根、洗净、切碎,用少许细盐浸一浸,再挤干,浇以麻酱油,与虾米同拌。此种吃法,叫凉拌芫荽,要说她小时候经常吃。

她家住在省泰中宿舍大院,大院里有很多空地,她母亲种了许多蔬菜,其中就包括芫荽。

芫荽原产地中海和中亚。西晋张华撰写的《博物志》云:“张骞使西域还,得安石榴,胡桃,胡荽。”其中的“胡荽”,即芫荽。十六国时,石勒建立后赵王朝。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,他

听“胡荽”这名称很不顺耳,便将它改成“原荽”。“原荽”最终又演化为芫荽。

芫荽有一个俗名曰香菜。“何处芫荽扑鼻香,晨风阵阵诱饥肠。但能采得三分味,解我馋虫不剩汤。”这首诗把此物香气浓烈的特点写到了极致。芫荽这么香,故常用来提味,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鲑鱼头烧豆腐汤再好吃再好喝,总能闻到一点点腥气。如果在汤里漂几根芫荽,腥气则荡然无存。

高邮人善用芫荽来提味,拌茶干加芫荽,拌凉粉加芫荽,拌素鸡加芫荽,拌胡萝卜加芫荽,拌黑木耳加芫荽,拌花生米加芫荽;各种卤菜加芫荽,荤汤加芫荽,甚至下面条也加芫荽。真是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

我最喜欢吃火锅的时候,在调料里和一点切碎的芫荽。有了这种调料,火锅越吃越有味。

对我而言,待在桑地里最开心的事就数摘桑葚了。成熟的桑葚呈现黑紫色,咬一口松软无比,让人口中生津,鲜甜不已。还有一些没熟的桑葚,吃在嘴里有些酸,味道就跟青梅差不多。熟透的桑葚很多时候常会落了一地,脚下一踩汁水爆浆,让人感到可惜。庆幸的是,总有不知名的鸟儿帮忙消化一串串桑果。

如今,农村里栽种桑树的不多,桑葚自然也成了稀罕物,市面上的价格更是不菲。我常怀念那年桑葚吃到撑,以及妈妈年轻的情影徜徉于桑林的时光……

陌上桑

□ 顾云霞

叶肥美,青青绿绿长在枝头,只需要一伸手,就能将一根根桑枝揽入怀中。时常,妈妈在地里捋着桑叶,隐没在绿盈盈的桑林中,只听到桑叶被“哗哗”捋下的声音,而我则喜欢摘一片叶子,迎着阳光看它的脉络,丝丝缕缕的筋脉延展开来,细细柔柔,就像蚕吐出的丝线,轻盈密集,嵌入到桑叶的血肉里。

风吹麦田千层浪,又到一年麦收时。

麦收时节,地处里下河腹地的家乡田野上,此时就有了四声杜鹃的啼叫,过了这个季节从未听过它的叫声。家乡一带的村民说它在叫:光棍好苦,光棍好苦……奶奶在世时我曾问其原因,她告诉我:当它叫时,芒种节气就到了,大忙开始了,光棍一人要忙家里的家务,又要忙田里的农活,没有人帮衬,里外一个人好辛苦。

芒种节气是反映农业物候现象十分明显的节气,也是一个恐怖的节气,“芒种刀下死,老少一齐亡”,说的是芒种一到,但凡带芒的大麦、小麦等农作物的种子已经成熟,都得收割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五月节,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意指大麦、小麦等有芒的种子已经成熟,抢收十分急迫,同时也是秋季的稻、豆等农作物栽培播种的繁忙季节。

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几天几夜的西南风一刮,小麦几乎一夜成熟,田野上杜鹃鸟急促地催叫着。芒种芒种,既要忙收,也要忙种,忙种忙收,日夜不休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,这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,俗称“双抢”——抢收、抢种。此时单位、厂矿企业、学校都放暑假,支持“双抢”,多年来几乎成了一个习惯。

联产承包到户以后,农业生产皆以家庭为单位,抢收抢种农户之间相互帮忙。那年我刚走出校门,在镇上机械厂上班,父亲在村里做代课老师,家中劳动力少,生产队没有户家愿意与我家互帮。农业机械化还未十分普及,小麦收割还得以手工为主。割麦前几天,父母在家就做收割的准备工作,父亲带晚磨割麦的镰刀,母亲打“糗草要子”。开镰那天,母亲涨了几锅酥头饼(就是隔夜馊粥与麦面发酵做成的饼),盛了一大钢精锅米粥带下田,中午就不回家吃饭了。

“春风不解禁杨花,蒙蒙乱扑行人面。”进入5月,天气变暖,邮城进入到飞絮盛发的时节。年年都不爽约的杨柳飞絮,今年依然烦人。

风乍起,飞絮飘飘洒洒,落在地上,积聚成一大堆一大团,在一些草坪上更是白花花一片。飞絮漫天纷飞,随风飞扑到路人的脸上、头发上,往人鼻孔、嘴里钻,使人很不舒服。为了抵挡空中飘荡的飞絮,眼镜、口罩成为市民们出行的“标配”。飞絮飘到了家里,污染了室内环境,人们只得关闭窗户。飞絮含有油脂,表面绒毛与氧气充分接触,一遇到明火,立即引起烘燃,蔓延极快,易造成火灾。凡此种,煞是烦人!

飞絮源于杨柳树的雌株,杨柳飞絮是植物正常的生理现象,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。邮城每年会经历两次飘絮,分别是三四月份的芽衣絮和四五月份的果花絮。杨柳树作为高邮及周边地区重要的城乡绿化景观树木及经济树木,发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可估量,综合治理才是问题解决之道。邮城绿化管理部门本着科学施治的原则,始终探索物理和化学防治方法相结合的飞絮治理方式,努力降低飞絮的不利影响。在飞絮产生前,针对重点地段长势旺盛的杨柳树,运用疏枝修剪等措施减少花序形成,控制飞絮产生。飞絮产生后,采用高压水枪喷洒凝胶剂、湿化作业、及时

麦收记忆

□ 侍广法

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。我赶到麦田,呈现在眼前的一大片金灿灿的麦海。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,悬挂一只火辣辣的大太阳,麦粒、麦穗在太阳暴晒下发出“咯咯咯咯”的声音。风婆婆也怕热,不知躲到哪里偷睡睡觉去了,田野里没有一丝丝风花,空气也十分干燥。远处的杜鹃鸟拼命在叫,仿佛要把天叫破一个洞,好漏点凉风来。“还愣着望什么!不要怕,割掉一棵少一棵。”母亲似乎看出我的胆怯,催促着。我走上麦垅,学着母亲的样子,弯下腰,屈着腿,左手拢着麦秆,右手挥刀奋力向前割去,割了一抱麦子,放在地上的“草要子”上,三抱一捆,捆好后竖在田埂上,等父亲下班来运。此时的麦田,似乎静止了一般,除了杜鹃声嘶力竭的叫声,只听到“唰唰唰”的镰刀割麦发出的声音。割了两三个麦把,汗水已浸满额头,沿着脸颊直往下淌,钻进眼角,麻辣辣的疼,流进嘴里,咸涩涩的。胳膊上的汗水和着麦粒的灰尘,也往下流,汗水辣得实在睁不开眼睛,抬起手背抹一把,脸就成了一个大花脸。长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,在烈日的炙烤下,湿了干,干了又湿,一天下来,洁白的衬衫被汗水中的盐碱浸成了一幅黑白山水画。纤细而尖利的麦芒,落在衣袖上,浑身刺戳戳,火辣辣的,有时站起来伸腰都被母亲催促:“不怕慢,就怕站!”两天小麦割下来,腰酸背疼,浑身散了架。

现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,已转包给种田大户,收割全部机械化。时光淘汰了原始的生产方式,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麦收记忆,也让我时常记起: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
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。我赶到麦田,呈现在眼前的一大片金灿灿的麦海。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,悬挂一只火辣辣的大太阳,麦粒、麦穗在太阳暴晒下发出“咯咯咯咯”的声音。风婆婆也怕热,不知躲到哪里偷睡睡觉去了,田野里没有一丝丝风花,空气也十分干燥。远处的杜鹃鸟拼命在叫,仿佛要把天叫破一个洞,好漏点凉风来。“还愣着望什么!不要怕,割掉一棵少一棵。”母亲似乎看出我的胆怯,催促着。我走上麦垅,学着母亲的样子,弯下腰,屈着腿,左手拢着麦秆,右手挥刀奋力向前割去,割了一抱麦子,放在地上的“草要子”上,三抱一捆,捆好后竖在田埂上,等父亲下班来运。此时的麦田,似乎静止了一般,除了杜鹃声嘶力竭的叫声,只听到“唰唰唰”的镰刀割麦发出的声音。割了两三个麦把,汗水已浸满额头,沿着脸颊直往下淌,钻进眼角,麻辣辣的疼,流进嘴里,咸涩涩的。胳膊上的汗水和着麦粒的灰尘,也往下流,汗水辣得实在睁不开眼睛,抬起手背抹一把,脸就成了一个大花脸。长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,在烈日的炙烤下,湿了干,干了又湿,一天下来,洁白的衬衫被汗水中的盐碱浸成了一幅黑白山水画。纤细而尖利的麦芒,落在衣袖上,浑身刺戳戳,火辣辣的,有时站起来伸腰都被母亲催促:“不怕慢,就怕站!”两天小麦割下来,腰酸背疼,浑身散了架。

现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,已转包给种田大户,收割全部机械化。时光淘汰了原始的生产方式,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麦收记忆,也让我时常记起: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
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。我赶到麦田,呈现在眼前的一大片金灿灿的麦海。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,悬挂一只火辣辣的大太阳,麦粒、麦穗在太阳暴晒下发出“咯咯咯咯”的声音。风婆婆也怕热,不知躲到哪里偷睡睡觉去了,田野里没有一丝丝风花,空气也十分干燥。远处的杜鹃鸟拼命在叫,仿佛要把天叫破一个洞,好漏点凉风来。“还愣着望什么!不要怕,割掉一棵少一棵。”母亲似乎看出我的胆怯,催促着。我走上麦垅,学着母亲的样子,弯下腰,屈着腿,左手拢着麦秆,右手挥刀奋力向前割去,割了一抱麦子,放在地上的“草要子”上,三抱一捆,捆好后竖在田埂上,等父亲下班来运。此时的麦田,似乎静止了一般,除了杜鹃声嘶力竭的叫声,只听到“唰唰唰”的镰刀割麦发出的声音。割了两三个麦把,汗水已浸满额头,沿着脸颊直往下淌,钻进眼角,麻辣辣的疼,流进嘴里,咸涩涩的。胳膊上的汗水和着麦粒的灰尘,也往下流,汗水辣得实在睁不开眼睛,抬起手背抹一把,脸就成了一个大花脸。长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,在烈日的炙烤下,湿了干,干了又湿,一天下来,洁白的衬衫被汗水中的盐碱浸成了一幅黑白山水画。纤细而尖利的麦芒,落在衣袖上,浑身刺戳戳,火辣辣的,有时站起来伸腰都被母亲催促:“不怕慢,就怕站!”两天小麦割下来,腰酸背疼,浑身散了架。

现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,已转包给种田大户,收割全部机械化。时光淘汰了原始的生产方式,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麦收记忆,也让我时常记起: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
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。我赶到麦田,呈现在眼前的一大片金灿灿的麦海。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,悬挂一只火辣辣的大太阳,麦粒、麦穗在太阳暴晒下发出“咯咯咯咯”的声音。风婆婆也怕热,不知躲到哪里偷睡睡觉去了,田野里没有一丝丝风花,空气也十分干燥。远处的杜鹃鸟拼命在叫,仿佛要把天叫破一个洞,好漏点凉风来。“还愣着望什么!不要怕,割掉一棵少一棵。”母亲似乎看出我的胆怯,催促着。我走上麦垅,学着母亲的样子,弯下腰,屈着腿,左手拢着麦秆,右手挥刀奋力向前割去,割了一抱麦子,放在地上的“草要子”上,三抱一捆,捆好后竖在田埂上,等父亲下班来运。此时的麦田,似乎静止了一般,除了杜鹃声嘶力竭的叫声,只听到“唰唰唰”的镰刀割麦发出的声音。割了两三个麦把,汗水已浸满额头,沿着脸颊直往下淌,钻进眼角,麻辣辣的疼,流进嘴里,咸涩涩的。胳膊上的汗水和着麦粒的灰尘,也往下流,汗水辣得实在睁不开眼睛,抬起手背抹一把,脸就成了一个大花脸。长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,在烈日的炙烤下,湿了干,干了又湿,一天下来,洁白的衬衫被汗水中的盐碱浸成了一幅黑白山水画。纤细而尖利的麦芒,落在衣袖上,浑身刺戳戳,火辣辣的,有时站起来伸腰都被母亲催促:“不怕慢,就怕站!”两天小麦割下来,腰酸背疼,浑身散了架。

现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,已转包给种田大户,收割全部机械化。时光淘汰了原始的生产方式,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麦收记忆,也让我时常记起: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
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。我赶到麦田,呈现在眼前的一大片金灿灿的麦海。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,悬挂一只火辣辣的大太阳,麦粒、麦穗在太阳暴晒下发出“咯咯咯咯”的声音。风婆婆也怕热,不知躲到哪里偷睡睡觉去了,田野里没有一丝丝风花,空气也十分干燥。远处的杜鹃鸟拼命在叫,仿佛要把天叫破一个洞,好漏点凉风来。“还愣着望什么!不要怕,割掉一棵少一棵。”母亲似乎看出我的胆怯,催促着。我走上麦垅,学着母亲的样子,弯下腰,屈着腿,左手拢着麦秆,右手挥刀奋力向前割去,割了一抱麦子,放在地上的“草要子”上,三抱一捆,捆好后竖在田埂上,等父亲下班来运。此时的麦田,似乎静止了一般,除了杜鹃声嘶力竭的叫声,只听到“唰唰唰”的镰刀割麦发出的声音。割了两三个麦把,汗水已浸满额头,沿着脸颊直往下淌,钻进眼角,麻辣辣的疼,流进嘴里,咸涩涩的。胳膊上的汗水和着麦粒的灰尘,也往下流,汗水辣得实在睁不开眼睛,抬起手背抹一把,脸就成了一个大花脸。长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,在烈日的炙烤下,湿了干,干了又湿,一天下来,洁白的衬衫被汗水中的盐碱浸成了一幅黑白山水画。纤细而尖利的麦芒,落在衣袖上,浑身刺戳戳,火辣辣的,有时站起来伸腰都被母亲催促:“不怕慢,就怕站!”两天小麦割下来,腰酸背疼,浑身散了架。

现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,已转包给种田大户,收割全部机械化。时光淘汰了原始的生产方式,却带不走刻骨铭心的麦收记忆,也让我时常记起: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

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农忙假。我赶到麦田,呈现在眼前的一大片金灿灿的